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

第三十六回 養病女鬱蓮英愛才 殺解差寇雲龍遇救

且說這位鬱氏，本係良家之女，乳名蓮英，七歲上父母雙亡，被一個族兄賣在長春院內。王婆見他聰明秀美，十分珍愛，經心撫養。長到十三四歲上，出落的貌似春花，神如秋水，習學的諸般技藝，交接的都是些名儒貴宦。花案頭名，故有海棠之號。雖在青樓，卻自沉靜，臨風對月，每每自傷。常思從良之策，只因未得其人，不敢輕許。終日憂悶，無可控訴。這日可巧寇公子因有事出門，從此街行走，自長春院後園經過。那海棠娘子正在樓上憑欄下望，猛然看見，見他品格清奇，風流儒雅，目不邪視，儼然正人君子，不由暗暗稱讚道：「我鬱蓮英若能得侍此人，雖側室亦所甘心。但不知姓甚名誰？」才要叫丫鬟喚保兒跟去打聽，一時間不知去向。自此之後，心中越發憂悶，茶飯懶進，懨懨瘦損。王婆見他有恙，請醫調治，百般扶養。怎奈那些王孫公子不是求詩便是索書，攪擾不歇。那鬱海棠勉強應酬，越不耐煩，看看就要著床。王婆著忙，送他到城外野青園養病去。這園乃王婆所置，在東門外，離城五里，內有亭軒池沼，花水樓台，卻也清雅。海棠帶一個小侍女杏花，貼身服侍。自到了那裡，伴柳陪花，清閒自在，半年之後，病勢盡退，精神漸長。今日六月十三日，乃是王婆的生日。海棠少不得進城，與媽媽祝壽。園外南邊有兩間草房，招了個老兩口兒住下，此人姓邊，乃山東人氏，為人忠厚，因此王婆托他在此看園。當下海棠叫老邊進城僱了轎來，帶著杏花一同入城。到了美人街，長春院門外下轎，走進院小。只見各屋裡無人。遂問同房的使女：「媽媽與眾姐妹都往那裡去了？」丫鬟說：「今日買了一位新姐姐，媽媽帶著他後邊去逛，聽的說到了廚房抹了脖子了！」海棠聽說，吃一大驚，暗道：「這必是個好女子，我去看看，便知分曉。」

鬱海棠緊移蓮步朝後轉，不多一時到廚房。只聽得眾多姐妹與使女，七言八語亂嚷嚷。他這裡忙忙舉步把門進，低頭閃目細端詳。見王婆懷中抱定紅狀女，頸血淋漓粉面黃。王婆一見海棠女，叫聲：「嬌兒可嚇死娘。萬想不到，這個饑荒怎麼好？你來得正好，快與媽媽作主張。」海棠說：「既不願意休強買，何苦的自尋惱災殃？」鴛子說：「都是鄒婆賊狗賤，弄鬼裝神把我誑。」海棠說：「到底他是誰家女，姓甚名誰住那鄉？」王婆子歎氣收聲言就裡，根本原由說一場。鬱氏搖頭說：「不好，媽媽你自己錯主張。買良為娼該有罪，何況他翰林小姐豈尋常？雖說他無有親人與同姓，豈不知官門一氣護書香？萬一人告發了，還只怕登時家破與人亡。」王婆聽見這句話，越發著忙發了慌：「我兒素來多才志，快想良謀把禍搪。」海棠說：「女兒到有愚拙見，速奮麻繩與軟床。趁他昏迷抬到城外園中去，待女兒經心調養過時光。等我慢慢將他勸，管叫他醒悟回頭順了娘。」王婆聽畢連說好，「到底是伶俐嬌兒主意強。」

鬱氏說：「事不宜遲，就此出城才好。」王婆忙叫保兒用軟榻抬著小姐，海棠後面相隨。那王婆連生日也嚇的忘了，忙忙打發他們出門，坐在房中，恨那鄒婆不過。

且說海棠黃昏時候來至野青園，海棠命把小姐抬至落紅軒中自己臥室之內，安排小姐睡在床上，打發保兒等回去，閉了園門。海棠坐在床邊，用銀匙一口一口慢慢與小姐灌那良藥。坐至二更，見他漸漸醒來。

幸虧那鈍力軟傷痕淺，不該死的佳人重又生。海棠見他身活動，耳畔低低喚兩聲。小姐雖然心內曉，怎奈那傷口如割陣陣疼。渾身麻軟難扎掙，勉強支持把眼睜。見一女子身旁坐，雅淡妝妝美麗華。復又定睛觀四面，光景不似在廚中。但只見，房中糊裱如雪洞，設擺著古鼎香爐白玉瓶。牙床鳳枕藍紗帳，珠簾涼簾被紅綾。還有個姣俏丫鬟身後站，白面珠唇眉目清。看罷佳人心中想：「一定是將奴抬進臥房中。老豎婆派人服侍將養我，還指望軟局套我入牢籠。拼著七日不吃飯，橫心定要赴幽冥。」烈女想罷又合眼，緊咬牙關聲不哼。海棠參透佳人意，悅色和容把小姐稱：「妾身有句衷腸話，千金洗耳細聽明。念奴雖是青樓女，入厭風塵退未能。尤愁成疾將一載，欲求佳士把良從。怎奈命薄無福分，空懷其志少奇逢。進城今日遇小姐，十分敬羨動愚衷。趁機威嚇老鴛子，欲救姑娘出火坑。望的是千金日後身得地，乞恩攜帶鬱蓮英。這是我傾心吐膽真情語，半字虛言雷下轟！」說罷下床忙跪倒，面對燈光把誓明。小姐見他無假意，驚喜交集把姐姐稱。

瓊花小姐掙扎起身，把海棠拉住說：「多蒙姐姐見憐，但不知怎樣救我？」海棠說：「我也知小姐無家可歸，你只管放心，好生調養，等我慢慢的找一個合適所在，安排小姐存身。」小姐說：「王婆怎肯干休？」鬱氏說：「他若追尋，等我帶著小姐，連槐氏、鄒婆一併當堂告他們便了。」小姐聞言，心中感敬。兩個人敘話談心，其是相愛。小姐問道：「姐姐尊庚多少？」海棠說：「虛度二十。」小姐想了想說：「適才姐姐所言志欲從良，未得其人，姐姐休怪唐突，小妹到有一番愚見，就只是不好出口。」海棠說：「肝膽相照，何出套言？只管請講。」小姐說：「若依愚計，家兄的年齒才貌與姐姐頗覺相稱，就只是早已定下嫂嫂，目下又有官事在身，未卜將來吉凶若何。倘神天見憐，難滿災消，出頭之日，相見的時候，小妹執柯，從中與姐姐玉成，屈尊俯就，不知雅意若何？」海棠說：「令兄幼有神童之譽，近有才子之稱，妾身久聞其名，自恨無緣，若得侍奉琴瑟，乃終身之幸也。妾身更有何辭？且事在他日，姑且勿論。夜已深沉，請小姐安息，將養病體要緊。」於是命杏花趕蚊放帳，息燈安寢。

言不著俠妓烈女園中事，這回書講寇雲龍。解子牛三與羊五，還有壞種叫槐忠。那日離了仁和縣，曉行夜住奔嘉興。不走官塘與大路，單向崎嶇小路行。一連走了三日半，來到了峻嶺高山號五鬆。荒涼幽僻村莊遠，只見那參天樹木綠陰濃。怪石奇峰高萬丈，冷氣森森似近冰。往前走了三里路，見一座獨橋高疊漳上橫。二解子走至漳邊止住步，回頭送目看槐忠。惡賊會意將頭點，有語開言叫外甥：「此橋太險難行走，歇息歇息再登程。」公子回言說：「也是」，四個人一齊圍坐在埃塵。

坐了一回，槐忠向解子開言說：「牛三哥，咱們坐一回也當不了正事，溜溜的辦了，好趕道兒。」解子說：「事自然要辦，話也要說明，免的他到了陰司錯告了好人。」槐忠說：「我也正要說說，大料他插翅也飛不了去。」公子察言觀色，心內也就明白了九分。小爺把死活付於度外，也不言語，也不驚慌。只見牛三、羊五一齊開言說：「寇相公休推睡夢，我們奉知縣老爺之命，用套空文，並非上府，哄你至此結果了性命。這是官差，不由自己。你升仙之後，不要錯怪我們，各自去找你的對頭。」公子說：「知縣為何要害小生？」解子說：「那個只問你的令親，便知分曉。」公子回頭叫聲槐舅：「小生與你往日無冤，近日無仇，素日不曾錯待，何故如此？」槐忠說：「這也不與在下相干。」

「這因由等我從頭告訴你，免的你作鬼糊塗心不明。舍妹只為謀家產，與鄒婆定計害你生。花糕之內將毒下，想必你知曉風聲影共蹤，移禍狗兒合雲虎，兩個孩子一處死。殺子之仇更要報，可巧春桃自盡赴幽冥。借他的屍首將你送，賄買押司與縣公。你那二娘托咐我，你家那六百紋銀花個清。愚舅不才剩幾兩，這不是還在我腰中。話已說明休氣惱，我勸你不必耽怕驚。人死最是極美事，不多一會就脫生。投胎認母吃甜奶，人抱人攜真受用。睡搖車子穿紅襖，十年之後就成人。」槐忠說罷哈哈笑，聽話書生總不哼。腹中暗暗自叫苦，「這也是命該如此豈能更。看他們狗肺狼心毒計定，大叫著哀告央求也不中。枉傷志氣空開口，到壞了堂堂男子丈夫名。」這公子橫心不語雙眉皺，只見那解子前來把刑具鬆。說：「相公請自尋方便，也有鋼刀也有繩。或是控石或投漳，但憑尊意揀著行。小人們素性生來心最軟，不忍動手下絕情。」書生聽畢忙站起，掉轉身形面向東。恭恭敬敬深深拜，暗叫先人與祖宗：「念孩兒不能防禍身遭難，殘生眼下赴幽冥。寇門從此香煙斷，怨孩兒不孝出於無奈中。祖父若有英靈在，保佑我今朝絕處又逢生。」公子拜罷平身起，眼望南方叫岳翁：「辜負你深心雅意把東床選，耽誤你文武雙全女俊英。我只說岳父無兒惟望婿，到將來少盡人間半子情。氣知彼此遭不幸，除非是大家相聚在來生。」暗暗又叫同胞妹：「你怎曉愚兄此處傾。我若是死後有靈為厲鬼，隨風托夢到家中。活捉槐氏鄒婆子，冤冤相報氣才平。」這公子死心已決無回挽，翻身就往澗邊行。舉步撩衣方要跳，只聽得哎呀如雷響一聲。

公子橫心，才要墜澗身亡，只聽得北邊草中一聲大叫，借著山音，猶如平地打了一個焦雷，把公子嚇住。回頭觀看，卻原來是

文豹曹爺。

看官，你道曹生怎得到此?這回書上文無從細表。那老院公陳良算著主人進香的歸期，目下該到，因要與他備下馬飯，提了竹籃酒瓶，到大街上打酒買菜。剛到了鬧市街心，只見爺牽馬迎面而來。蒼頭一見，連忙向前請安。曹爺頭一句話問道：「你寇相公可好麼?」蒼頭說：「哎，還提什麼寇相公!平空遭了一場大禍。」曹爺大驚說：「什麼大禍?」蒼頭說：「只因春桃自縊，他哥哥霍黑子當堂告狀，知縣准狀。」曹爺大罵道：「好霍黑子狗男女!使女自盡，告了家主，難道與他償命不成?知縣把寇相公怎樣?」蒼頭說：「把相公拿到當官，問了個因奸不允逼死庶母之婢，打了三十大板，革去衣衫，陷入監中去了。」曹爺聽到此處，劍眉直豎，鳳目圓睜，大叫一聲：「氣死我也!我寇賢弟如何作出這樣事來?好談知縣，這樣胡斷，待我問問去!」氣撲撲轉身就走。蒼頭著忙，叫聲：「爺爺請回來啣!寇相公如今不在監中了。」曹爺站住腳步，回頭問道：「不在監中，那裡去了?快說，快說!」蒼頭說：「因問了幾堂，無有口供，用一套文書，派兩個解子，把寇相公解往嘉興府去了。」曹爺說：「這一發大胡說了!既無口供，怎麼作文，那有解府之理?這裡邊必有原故了。卻是幾時起解?」蒼頭說：「昨日一早去的。」曹爺聽了，也不再言，把馬上的被套還有南海帶來的土物，用手往地下一掀，一縱虎軀，跨上馬鞍，加了兩鞭，如飛而去。撞的街市上之人東倒西歪，他卻全然不顧，一直跑出西門去了。

一路追蹤訪問，聽那店舖人說：「曾見一犯二解一個行客，一同過去了。」問了幾處皆然。小爺放下心來，自家打算道：「這狗男女必到五松山去作歹事，我何不繞道先行，等他們便了。」英雄主意一定，放開坐騎，連夜趕了三天，到了五松山長蛇澗邊，獨木橋旁。見半山有座小廟，廟前一片青草，高有六尺，密如蘆葦，直長到澗邊。英雄下馬，用寶劍撥開青草，走至廟前，將馬拴在樹上，看他吃草。回身走入草中，離澗不遠，用劍砍倒一片青草，鋪在地下。此時天氣又熱，走的又緊，渾身是汗，又是倦乏，遂放倒虎軀，躺在草上。這個所在，山峰蔽日，樹木蔭陰，十分涼爽，不覺朦朧睡去。不多一時，只聽得人聲步響。小爺一翻身坐將起來，慢慢分開青草，望外一看，正是他四人坐在澗邊說話。起先聽見解子之言，恨的個小豪傑圓睜鳳目，連挫銀牙。又聽見槐忠那一套言語，把個性烈的英雄氣了個怒衝冠。後見他三人逼這公子自盡，由不的心頭火起，眉上煙生，大叫：「賢弟不可，有劣兄來也!」

一縱虎軀往外去，草分石響英雄露，落難公子未看明，呆呆望望如酒醉，這其間嚇壞解子與槐忠。英雄大罵狗男女：「果然在此要行兇。欺心若把良人害，貪財受賄任胡行。天理昭彰遇見我，便是奴才的惡滿盈!」說罷英雄寶劍起，「我今送你赴幽冥!」羊五牛三才要走，小爺虎步快似風。手起劍落二下，兩個人落了頭顱項冒紅。死屍跌在山坡下，一對人頭入澗中。槐忠膽裂真魂冒，連忙跪倒在埃塵。磕頭碰地連聲響，頻喚老爺並祖宗。「小人原本行的錯，恕我無知豬狗同。若肯開恩饒不死，從今後，痛改前非把好事行。」怕死的惡奴苦哀告，掌劍的英雄笑一聲：「你曾說，人死最是極美事，登時立刻就托生。何等的認母投胎吃甜奶，穿上紅襖在你媽的搖車上把覺睡，人抱人攜何等受用。三十年之後依然又是個大槐忠。是你方才說死好，何故磕頭又望生?」惡賊還要苦哀告，英雄動怒眼圓睜。手舉青鋒往下砍，連肩帶背下絕情。一個槐忠分兩半，魄散魂飛把命傾。這豪傑一連立斬人三個，這不就澗邊急壞了寇雲龍。